

六家子文選

家文

梁朝明太子

蕭子云

蕭子云

論

蕭子云

蕭子云

明太子

蕭子云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布破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

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善曰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

之問向曰奚何也善曰奚何也何故客曰夫草蟲鳴則

阜螽終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離虎虎文如離畫善曰欲明交道

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鄭玄曰草蟲

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離虎已見思立賦淮南子曰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故

網因緼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

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

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唐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

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

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

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是以王陽登則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韓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

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善曰此明良朋

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

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

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芷道協

雅夫子知我也漆志婉變轉於填篴秩移切銑曰琴瑟填篴皆樂器其聲

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篴其芬如蘭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芷道協

漆志婉變轉於填篴秩移切銑曰琴瑟填篴皆樂器其聲

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篴其芬如蘭

道合膠漆則志順填篴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氤鬱醕烈

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

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

曰婉變董公填篴已見鸚鵡賦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

于盟書玉謀牒而刻鐘鼎

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

盤孟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

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列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鏤

於其上以記之也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大公

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

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濟曰匠石見巧

土匠石運斤成風聲以斲之壘盡而鼻不傷後巧漫者死匠石為之

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

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善
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
人墜壘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壘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良曰范式與張邵為友邵卒乃
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能

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極不進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
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
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
與班彪友善每相見書即至暝夜即逢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
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曠將窆
而極不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毋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
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
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
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暝夜徹旦彪曰
相與夕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
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
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莛數及
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
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唇不能得而況
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待中也

汨骨彛敘粵謨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

鷹鷗娘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銑曰汨
亂彛常

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鷗鷲鳥豺虎攫獸喻貪食而無親娘
此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
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
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彛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
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
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昭絕交游司馬遷
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鷗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
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鷗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妃
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
長楊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人听謹魚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覩鴻鴈雲飛

向曰听笑貌循絃曰微澤有草曰沮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

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醉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

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所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

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

濕弦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

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蓋聖人握金鏡闡

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

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

隆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

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降殺也而況交道乎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開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

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

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維珠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

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蠖屈已見潘正

叔贈王元況詩禮記于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汗鄭玄曰

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疊疊亡之引致雲飛雷善本蒲

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良曰日月聯璧謂太

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

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

仁義琢磨道德歡

善本作驩字

其愉樂恤其陵夷

翰曰組綖類也

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

友再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感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生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

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

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銑曰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

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欵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

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名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辯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

素也萬古馮逮叔世民訛但七詐颺起谿谷不能

難逢之甚也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

之末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偽僉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毛詩曰臣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

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士之變戾聖賢

亦不能開愚天之遠惑葛藟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於是素交盡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鷩雷駭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鷩

如水之淡也善曰毛詩曰吐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楮衣塞路百姓鳥鷩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然善本有則字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

術焉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翰曰董賢薛君曰術法也

憲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歷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善曰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

吐漱與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

海疊其燠灼銑曰離刻鑪捶喻造化也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噏之間

善曰覆載天地刻離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志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捶

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書曰仿

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燠灼四方

震耀都鄙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

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

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

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吉之時鄭玄曰象

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兒已見辯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子誓佞善本作荆卿湛宗族善本作是日勢

交其流一也齊曰頂頭也踵足也墮設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

物曰洵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校於踵趙

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贖肝膽李顛詩曰焦脾枯肝袖賜裂臍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

將善本作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閤汗而鳴鍾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

至巨萬鄧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况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

鍾閉里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憲嘗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

二又見卷之五

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開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士字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

之微澤魚貫鳧躍賦者鱗萃分鴈鴛之稻梁露

玉笋之餘瀝輸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與幸也甘茂謂蘇代曰

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

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

聳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躍躡也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

殘餘之瀝者言少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

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

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夜女子乎夫江上之夜女有家貧而無燭者

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棄逐於秦

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辛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

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劉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

瞥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駃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

子曰君鴈鴛有餘粟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與池啄

君稱梁說文曰笋玉笋也史記淳于

髡曰規有嚴容持酒於前時賜餘歷

則有窮

之末光

邀潤屋

之稻梁

露

蘇子曰

先掃室

出關願

曰富潤

瞥見鳧

子曰君

君稱梁

髡曰規

卷一百一十五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銳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

謂財債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

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恩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惟誠歲寒功標松竹陸大夫讌

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善本作宴字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揖紳羨其登仙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讌喜謂酣樂也西都

郭泰傳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偷欽之後將歸揖紳士子送之與李膺

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委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

則有窮

之末光

邀潤屋

之稻梁

露

蘇子曰

先掃室

出關願

曰富潤

瞥見鳧

子曰君

君稱梁

髡曰規

謂財債

恩相接

如松栢

左氏傳

善本作

宴字喜

揖紳羨

其登仙

同舟而

賈為太

六

則有窮

之末光

邀潤屋

之稻梁

露

蘇子曰

先掃室

出關願

曰富潤

瞥見鳧

子曰君

君稱梁

髡曰規

謂財債

恩相接

如松栢

左氏傳

善本作

宴字喜

揖紳羨

其登仙

同舟而

賈為太

則有窮

之末光

邀潤屋

之稻梁

露

蘇子曰

先掃室

出關願

曰富潤

瞥見鳧

子曰君

君稱梁

髡曰規

謂財債

恩相接

如松栢

左氏傳

善本作

宴字喜

揖紳羨

其登仙

同舟而

賈為太

時也。頤，醜貌。頤，頤也。頤，臯也。莊子曰：惠施六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頌，頌者，頌也。謂也。善曰：解頤曰：蔡澤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亦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亦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為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敘濕燠，善本作則寒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而菜也。

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拍榮

辱定其一言良曰溫煖煖也不苦感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

今名悉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曰迴顧言語也善曰毛萇詩傳

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塞谷曰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

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口急也張外反論語曰噓枯則冬

榮攻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仁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

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於口疋有弱冠王孫綺紉公

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迫於雲閣攀其鱗翼而

頤其餘論附駟即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

曰談交其流三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紉謂衣羅

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而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

能自傳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

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

弱冠已見辯士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

與三許子弟為羣在於綺繡純粹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

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

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

之餘論說文曰駟牛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

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執過也淮陽舒陰慘生民

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大情憂合歡善本作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

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善本作鳴哀向曰涸枯也言水枯

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

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

盛典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

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明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實子于懷實致

也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

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鸞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受其所斯則斷金苗於湫小隘列頸起於

近悲其所鄉者乎

苦蓋胡臘切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列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湫隘置壘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

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波苦蓋

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先崔也宰嚭因子胥洗

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

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厚楚奔吳陳張困

奉立趙也善曰言宰嚭由任負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譖負陳餘

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

說文曰濯洗也毛萇詩曰既灌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糜之好爵

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閭

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

以誣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

如父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闔

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

闔閭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太宰吳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譖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蒙吳子使太宰

託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

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

如父子携手握素撫翼俱起

馳騫之倫

善本作澆薄之俗

倫字

無不操權衡秉織績衡所以揣其輕重

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

冉龍諭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畫

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絲量氣之虛細若勢輕

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

子蘭薰雪白喻芳潔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

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

二文卷五十五

乙

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貢織纈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纈以俟氣運命論曰類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晉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會史之行錯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舒向金玉蘭芬也葛龔薦郝彦文曰雪白冰折曠然曜世也

淵海知雲黼黻河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

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

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縞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互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

帛之有五采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視若游塵遇同土

濟曰雖有顏荆曾史之行舒向卿雲

梗莫告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一毛而濟之土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大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楊含司馬諫曰命危朝露身

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

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

若衡重錙銖續微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影撇匹**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續飛負喻微有氣勢

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躡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亂也盜躡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錙銖已見

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筆賦曰微風影擊於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

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躡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雅野跋扈東陵

盜躡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躡其略切皆

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

便辟導其誠

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堯莊躡盜躡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逶迤

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閩侯亦貴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鏡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筥以裹魚肉也張

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

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筥

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谷賓戲曰銳思

毫芒之內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古嚮南故相譚譬之於闕

闕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嚮南也譚拾

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

然也闕闕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且

故壞壞也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杜預左氏

博注曰賈賈也鄭衆周禮曰嚮南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

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

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

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

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以前榮而後

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以古約而今

泰循環翻覆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

覆廷疾若波瀾相從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

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

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能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

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

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此則徇善本作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

未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譚詐則

耳陳餘蕭育先傳所以為凶隙於未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譚詐殊

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

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

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

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

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

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

生二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銑曰殄絕釁

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

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誰訟所聚二釁也向曰攜離訟

杜預左氏傳名陷饕餮貞介所著三釁也濟曰陷沒也

也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饕餮貪財食

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櫛楚良曰梗病尤過也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王丹子有同門

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避之令寄縑以祠焉櫛楚杖也昌當也百美

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有梁之初淳

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牛

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

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

焉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近世有樂安任

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言哉言乎

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

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上

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緇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官之長皆名譽也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適美

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

與許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

諸郊請客以夜繼曰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邁麗

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服子之弟

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

見一善則肝吁衡扼腕烏遇一才無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

向曰肝衡鵠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劭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

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肝衡已見魏都賦搃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主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中善上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具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於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側駟擊擊轉為馬歲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側駟擊擊轉為馬歲

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外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濟曰輜駟華車也轉車軸頭也闕域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尺奧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

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素紹賓客所歸輜駟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藟苗之塗甲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闕闔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奧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欲其容接者名為龍門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良曰助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於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騏驎駕鹽車於吳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已也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票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詵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騏驎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騏驎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被僕也滿校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藟苗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舊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

莫不立恩狎結綉繆想莊惠善本作惠莊

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

翰曰締結也縹緲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

角哀佐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縹緲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列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崔暉雖愚猶知微烈

及暉首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培矣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日銑也暉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絲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之謁也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具目東粵楚詞曰歸骸售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釋字孺子前後州郡異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頂灸雞一隻一兩絲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於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謁去不見喪主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厲之

地向曰藜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厲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善曰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

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曹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令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邱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目止而賜之醢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退後衛亂穀曰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庶叔向下泣之仁邱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云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悠然不想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賊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

十解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
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言者此其父始之
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
轂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
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
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轂臣死之成
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
嗚呼世路嶮巖許宜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曰嶮絕良曰嗚呼歎辭嶮巖薄也言到治一何至此

二山不足此此人之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
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燕穢而嶮巖王逸曰嶮巖猶顛危
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

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翰
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
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雰濁吟前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冷者信可取
畏也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
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
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
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獨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演連珠善曰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
合於古詩調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
可悅故謂
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銑曰連珠者假託眾物陳義以通諷諭之
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

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
機復引舊儀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
冲虛也曰君德星臣德日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

亦猶君目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濟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濟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齊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言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

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雜猶節也契信克諧和

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劉曰三才理通極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辨之合韻 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聖

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則困用廣能寡則困所稱之物重於鍾衡必折所鑿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劉曰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衡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 善曰勝或為稱兩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故明主程才以

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倉善本作蒼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
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立
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巨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
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
不有故云躬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
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
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
貫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
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
者也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賢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濟曰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

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
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
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
雞神於蜀是也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
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
致於是遺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

舉於龍
堆之表

臣聞祿施善本作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

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善本作之

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

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
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夷謂頹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
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作中缺蓋由是也
劉曰寵
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相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相
季孫微矣孔安國曰三相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
夷惠無仲丘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
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

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
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
同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
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取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銳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
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野顛也

幣帛也洗渭或去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
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
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
以居或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
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真心長往故無夢之
符 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去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
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
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
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
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三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

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貴由曰沒何不隱
以光何故見若身場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振
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
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
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
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取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
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
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
陸所引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向曰此章明聖人
化物當以道德不

以威儀也鑿鏡也精鑿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失
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
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劉曰鏡質薄而能
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

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
襄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

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影字乘馬班如

不輟太山之陰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各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

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遙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遙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銜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長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高才於身者候時而

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王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彼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張景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融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劉曰鸞鵲能飛不假風力鳴鵲夜見豈藉還羅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鸞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鸞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鸞鵲謂之老菟鵲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

巨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遠伯玉之賢

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

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

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

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

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

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

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且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

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

對曰臣聞忠且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

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

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即璞蒙垢不能吐曜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索俊乂之臣屢抱

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灰而香芳音以絃急

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善曰香以燭

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揚善平門之哭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

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歸謂平

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

覘宋反報晉侯曰宋揚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不可伐

也孔子聞之曰善規哉言此二人脩身尚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

於揚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劉曰晏嬰立

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

效於斯者也 善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規

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

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

爾非謂平公之曰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諫

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雅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

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劉曰此

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豈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

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日勿流乘風載響則音微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流銑曰此榮名緣時而顯章明賢

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皆必資風

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劉

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 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

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

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

畫器者不堪應盛受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劉曰此言

二又卷五十五卷

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鑿燧吐火以續暘谷善本作湯谷之晷揮翮生風

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

助洪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鑿火木也錫谷曰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鑿燧取火

揮翮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善曰論語宰予曰鑿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徙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以善本作故字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

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徧洪大也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字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

而無伶倫之察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

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之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擊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二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

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立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

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致致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烜音煨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評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亦不善是事不適時也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共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芷乃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濟曰此章明致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

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禮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良曰比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憤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曰儷其精重先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立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

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帥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目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劉曰凶邪亂正亦言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帥也巴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北

善本作百字

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銑曰

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曲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同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楊維汝客難曰二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

蒙不察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率乎時者非克己

所勛是以利盡萬物不能歡童昏之心德表

善本

有生

民倫

善本無倫字

不能救棲遑之辱

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蔽不可

以力移也勛勉睿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蔽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已之辱也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詰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

善本作照字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而謬

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

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

有節尺土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
萌魏武失之張邈善口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
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
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呂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立質不能共其休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
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

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
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
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
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陵善本作
凌字霄之節厲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
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

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
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
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列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
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淵通曰婦人有幽居守
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栢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
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

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人也黎衆也時雍太
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湯也天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
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于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
漢朝之士不思躬德也劉曰桓撥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
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栢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
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
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于貢執轡而問曰

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其易草萊其辟此恭
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也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今卓茂已見
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先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須撥謂
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桓七襄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
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目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莫矇同蘇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珉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

俱困功偶時而竝劬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

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
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珉珉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
日闇則明目與盲替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珉珉成歸匿耀亦猶
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也劉曰運若時來
則賢名易與數逢流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
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去轡也頓猶舍
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
韓詩曰矇矇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
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
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目聞示應於近遠有司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

係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詐也表以測曰影言以寸管則天地
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詐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
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
之義也以至夏立文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
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
閉塗墜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
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
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係猶向也周禮曰土
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

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
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

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則照聖人友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抄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圉善本作致字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圉止樂之物鞞小鼓也夫祝圉鼗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士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善本作音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

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銑

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存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為政

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

組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

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書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

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瞶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

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疑翰曰疑止也舟牽水是動

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

乎靜則動貞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

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善曰

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

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上也言人

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劉

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蕩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

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

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

也悔當為誨賢曾參

史史魚並已見上文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二簪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

走王忘其躡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

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

者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

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亡著簪有何悲也

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

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善曰

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

流慟誚輕薄之類風後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作應感以其方雖微

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

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

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
順也亦猶鬻者法繫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劉曰商風
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
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

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噴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遂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

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 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即笛踈而吐音 銑曰此章明聖人不任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

即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外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貴字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

列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比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狗義也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借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

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
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益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
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已見栢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
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
也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存末也 善曰
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蹟深
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
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
六爻絃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 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

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
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
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

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劉
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
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
能見淺深非目不
明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索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檣善本
作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
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

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
也檣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檣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
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
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

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終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暖相反寒地坵水疑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吞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又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索不

能滂是以逆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

雞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滂侵也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向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滂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滂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解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幪莫經切幪莫公切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之所謂刀所布者蓋數之所乘威有必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

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始

善本作既字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居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致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

以及君臣 銑曰庖羲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

家道以正 善本有而字 **王猷有倫** 向曰猷道倫子然後有君臣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濟曰言曰王猶允塞猷與猷古字通 **婦德尚柔** 善曰漢書曰

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善曰周易曰坤至 **婉嫕** 賢淑慎正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婉嫕** 賢淑慎正

位居室 良曰婉順嫕靜淑舍也正位謂皇后也 善曰漢書曰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遠也毛 **施衿結褵**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

無遺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

儀式瞻清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 **儀**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 **儀**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

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

二主易心 向曰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矯直厲勸也二主楚莊齊相也

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待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姬者衛侯之女齊相公之夫人相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

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 **玄熊攀檻** 馮媛趨進夫相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相公也

豈無畏知死不吝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漢元帝幸虎園以當之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 吝惜也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辛虎園鬪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

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儆慮遠 良曰成帝嘗欲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

未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以割歡者防慮微遠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

善注同

具月滿則微翰曰殺滅具編也善曰長揚賦曰事罔隆而不

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

其容而莫知飾其性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與德如為山之難廢似

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

之藻之克念作聖濟曰愆失也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善曰法言曰

斯義則同衾以疑同衾謂夫婦也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

無象勿謂玄漠神善曰周易曰言行君

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處無矜

爾榮天道惡盈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無

恃爾貴隆隆者墜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善曰楊

小星式善本作彼攸遠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

比心冬螽斯則繁爾類銑曰螽斯蝻蟻也言無妬忌故種

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善曰文子老子曰

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

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

善曰毛詩曰冬螽斯羽說

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

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

不相及畏贖敬也贖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章昭曰畏襲贖其

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龍少衰而

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專實生慢愛極則

善曰毛詩曰冬螽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不相及畏贖敬也贖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章昭曰畏襲贖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龍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良曰翹輕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懷輕薄之行則自取尤過善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

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興

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
請恭自思榮顯所

期女史斯
善本作司字
箴敢告庶姬
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

衆妾也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

寶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各也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寶憲行遂作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
善本有
車騎將軍

寶憲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譜憂卒寶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

改年曰永元又曰寶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寶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寅亮聖皇登翼王

室
翰曰寅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外為三公使輔王室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余一人登翼謂登輔翼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善曰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

治兵于朔方
向曰耿秉為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寶憲北

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

爰該六師
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

王乃作大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
罷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良曰暨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南單于休蘭尸逐侯襲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
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善曰元戎

胡會虜北實太后從之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
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

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
先驅穀梁傳曰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輜車也言

長轂五百乘 善曰漢書楊 勒以八陣泣以威神陣一曰八
聲也蔽也 善曰漢書楊 勒以八陣泣以威神陣一曰八

雄河東賦曰奮雷鞭驟雷輜 善注同 玄甲耀
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牡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

日朱旗絳天 濟曰玄黑色絳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 善曰
日鴈行洩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 善注同 玄甲耀

旗 漢書曰發屬 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木
出雲中至高關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經磧鹵絕大漠 善曰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 雞鹿塞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
日 遂陵高關下雞鹿 皆山名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

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
書曰衛青復將大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斬温

禹以釁鼓血尸逐以漆罟 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釁罟劍
鋒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

禹靺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
次左右尸逐都侯左氏 然後四校橫徂 善本作 星派彗掃

傳智瑩曰不以釁鼓也 然後四校橫徂 善本作 星派彗掃
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派言疾也 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善曰

彗掃言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善曰
蕭條萬里空遠之 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 善曰

貌言寇賊無餘也 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 善曰
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旆旗也言既平 遂

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善曰踰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
善曰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 躡冒頓

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劉南兵遊逃去依安侯河西 躡冒頓
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

祭天所也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
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

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

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

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光祖宗之玄靈向曰摠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立神也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

大漢之天聲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咨所善本作茲字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

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良曰咨漢美也刊削也善曰漢書楊雄上疏曰以

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鏘舒王師兮征荒裔勦凶

虐兮截昨海外翰曰鏘美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

眇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竭

也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熙帝載

兮振萬世向曰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能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

慕唯仁為紀綱良曰譽聲譽也噫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理何能傷人手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及於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銑曰臧善也善曰

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在涅貴不

溜暖暖內含光

向曰混黑淫也溜黑免暖暖闇昧貌言在俗不深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善曰論語子

泥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暖暖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柔弱者死之

之徒老氏誠剛彊

濟曰老子云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勝剛強者死之徒老氏誠剛彊

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勝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勝剛強者死之徒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

為剛彊之志悠悠然其襟故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善曰論語曰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互

食知足勝不祥

翰曰君子慎言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善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

節飲食老子曰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善曰三蒼曰苟誠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向曰載隨父伍蜀郡太守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可之乃表上其文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濟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峩峩高貌善曰楊雄益州箴曰巖巖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音波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嶓

南通邛棘北達褒斜通也褒斜谷名也善曰漢書音

南通邛棘

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

高踰嵩華

越也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向曰大險可為固也善曰鄴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

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

窮地之險極路

也善曰鄴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帝使鶴而記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鶴石記焉

之峻

良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善曰周易曰地峻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

善曰周易

世濁則

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固故遇濁世則逆

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

會平蜀而開之善曰閉白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

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

二田生獻壽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眾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

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

生謂肯也獻等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善曰漢書田

皆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

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

一人荷戟禹夫赴

七

險阻一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善曰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

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赴赴難行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善曰漢書田肯

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善曰漢書田肯

昔在

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

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翰曰喜歎也魏武侯浮

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之

國左洞庭德義不修禹滅之躬紂之國左孟門為政不道武王殺之

由此言之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洞庭湖名

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

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

放之躬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銑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

也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左氏

公孫既滅劉氏

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銜壁

鄧艾伐之禪乃面縛銜壁而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公

孫述為導江卒止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

阿敢告梁益 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 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良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此神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善曰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倕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者

善本作在字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

夏政

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

王月上曰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葛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慧 臣 克明俊德大成生氏

其揆一也

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晷影也緯星也謂日月五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底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

覆兆庶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大啓之心人慧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

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 善曰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刑酷然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

靡託 齊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躋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

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善曰六韜曰紂惠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神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於是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

提是支萬福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溱口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

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於是**善本無於是二字 **龍飛黑水虎**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止也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二年十一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賊曰龍

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許昌宮賦曰曖曖低徊天行地止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巫協從人祇響附銑曰旅衆也高祖斬白蛇屯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為鳥此並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也鄉音附謂如響應聲也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曾露頂之豪箕箕坐**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向曰穿曾露頂西南夷之風也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云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曾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滅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云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曾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滅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夏首憑固

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

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鼓未通凶渠泥首良曰赫盛貌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面

以降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引舸連軸巨檻接艦

鐵馬千羣朱旗萬里翰曰引巨皆大也舸軸檻艦皆舩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善曰吳都賦曰引舸連軸巨檻接艦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

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

無餘善本作族善木有遺字欒善木有欒善木有鄧威懷巴黔底定銑曰折簡謂策書檄

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血實銑言不放箭也欒鄧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善曰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樊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還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瀾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一八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

藩籬戰同枯朽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攜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

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濟

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單笥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笥盛其漿食迎我師路歧也公羊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次尚書曰一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力其勢然也

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力其勢然也

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力其勢然也

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力其勢然也

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力其勢然也

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准南王上書曰越必樵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霄散孟子曰其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作人字農不遷

業市無易價善本作賈字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躬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

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善曰尚書中

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維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

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

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

二日非止萬機翰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

日二日萬機也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

蒼頡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尹檄重迹而狎至尚書

而尊嚴之度不僇於師旅淵默之容

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

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僇言失也言梁武雖居軍

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

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

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

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亮曰謀如湧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

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

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

之聞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

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合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緹而下尚書曰獨

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擢蜀文曰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向曰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

於諸侯人咸喜也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紉

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紂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

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指麾而
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

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派大水也言齊

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

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派禮記

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祀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

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汜濫於

下漢書曰德配於是仰協三靈府善本從億兆受

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府善本從億兆受

華之玉納龍叙之圖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堯也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叙受納者言外為天子善曰春秋元

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賦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帝

收歸曾庶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照華之玉春

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揚雄覆

靈賦曰大易之始河類帝裡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

序龍馬誰貢龜書翰曰類裡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

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君率

辰山川也攝整袂袖也諸夏中國也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

曰禮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

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

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

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

策刑從中典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向衛車觀

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

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善本作人字向曰羈摩也餘皆遠國

之國同川共穴之民

離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

一曰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未到向喉故

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

刀鉞漢書烏孫公主爭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

穴裘裘之域共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繫空萬里

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

濟曰交臂屈膝謂目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穎拜也鑿空謂鑿金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郭無警言是清也善曰喻巴蜀文曰文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虜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獸角叩頭以頌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道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擡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耳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音於是治定功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成邇安遠肅志茲鹿駭息此狼顧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

擾也忘息言無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六樂

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立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

之趨市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綱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十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遇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田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

必記無文之典感秋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園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於是天下學**

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濟曰言庠序之興靡皆歸之於梁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

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遠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 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中也言前代法則故事

有煩亂人者皆芟夷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曰不暇給規摹引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 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

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銑曰哀公三年火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為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 向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曰戴記仲尼與於婦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觀則闕也文王自商至

史書樹闕之夢 向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曰戴記仲尼與於婦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觀則闕也文王自商至

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也 善注同 **北荒明月西極流精** 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蒼龍玄武之制銅爵** 良曰皆闕名也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

月中珠徑三丈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

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鐵鳳之工 良曰皆闕名也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

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

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 **或以聽窮省冤**

或以布治懸法 翰曰李尤闕銘曰悉理聽省乃無窮 **或以**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

榮重也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

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

記鴻規盛列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

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

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詐耳

目無益章程也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

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

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以闕沈約宋書曰孝武

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審曲直善本無直字之官選

明中之士陳去置臬魚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

創華闕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

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百

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曰順數也

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槩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槩古文泉假借字也

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

闔闔論語曰禘謀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

簇良曰天紀星紀也太簇乃正月律也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搖於立枵柱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

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

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

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善曰劉瓛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

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

鑿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

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覩雙碣之容民

善本作識百重之典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作範垂訓赫矣

壯乎

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 善曰郊正釋機曰創制作 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 君陳寔誅曰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石 濟曰下臣無自謂式 赫矣陳君

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

良曰建 立也洛

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而不怙故雍 洛咸為帝宅也 善曰此言建國立都而不怙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 帝宅也周禮曰惟王是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 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 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 梁汧雍陳寶鳴雍在焉

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

闕是惟舊章 善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 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 得主而有常舍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祀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

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 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藏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關大晉南都亦 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 泱日斂而藏之見下句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興茲雙起 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 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起雙闕也 善 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 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 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偉

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善曰偃蹇 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 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 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 都賦曰鬱氛氲以翠微

布教方顯泱日初輝懸書有

附委篋知歸 善曰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 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泱日而斂之懸書 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善曰 重軒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崖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丁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 色法上圓制 善本作字 摸下矩周望原隰俛眩煙雨 銑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謂取摸法於天地也

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向曰賓列也 另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後注同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

永配無疆 濟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巒巒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摸十四字字至尊所改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英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大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 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曰入後漏三刻為昏曰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洽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銑曰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遠哉歎此義之用遠也 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揆景

測辰徼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向曰揆度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曰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

二〇五五十六卷

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 **而司歷**

亡官疇人廢業孟陬 子殄滅攝提無紀 濟曰司歷

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

陣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衛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

而不密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

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

綽之銘空擅岷玉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

無益也 善曰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

山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百意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

歷術令 **有布方冊** 善本作布 **無彰哭用** 向曰方冊史書也

器用也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也 **譬彼春華**

同夫海棗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晏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

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濯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花不實也公曰吾伴問晏子對曰亦伴對之言何李法亦亦實也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

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摘藻如養華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

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 **寧可以軌**

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

曰隱公將如棠觀漁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且今之官漏出自曾稽** 翰曰舊

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 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宮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 積水違方導流乖則 銑曰積聚導引

史王舒所獻漏也 皆違正法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 六日無辨五行不分 向曰

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

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于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後宏舊漢儀曰晝夜漏起

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 歲躔閏閏於 茂月次姑洗 濟曰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在戊曰闌茂季春之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

禮變商俗 良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書曰商俗靡靡利

靡利曰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銑曰女媧鍊石補天共工與顓

惟賢 絕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也 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練五

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釐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

怒而觸不周之山 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銑曰夷平晏清也

東風入律青雲于呂至道之應也 金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公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

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曰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于呂連

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

以濟弱水于 坐朝晏罷每旦晨興 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

今十三年矣 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

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是與辟四門來仁賢 屬傳

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濟曰使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

君繫於此 善曰集云雞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良

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

失常 善曰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且石尸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

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 時乖故閉箭異錙銖 銑曰閉以箭

蝮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漏水也八兩曰錙二十四銖曰兩言在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

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啓辟必書雲物以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

兩為錙漢書曰二

十四銖為兩也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 銑曰天子有日官

則新漏刻也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草創已見上文

升庫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謂觀授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善曰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濟曰則法也地以四生金天以一生水故壺用金漏水相參而用之也善曰言壺用金而漏

建武遺蠹咸 和餘舛 善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朽爛也舛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顯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

金筭方圓 善本作金 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翰曰金謂壺形方筭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筭納於壺也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筭則引水者而形圓孫綽漏刻銘曰乃

變律改經一皆懲 革 銑曰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為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日也

天 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 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

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不誤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已見上文

圭撮無乖忒紊 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紊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撮籥括切

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 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閔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

歷也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六歷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也張倉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之中最為微近也陵渠覆太初歷晦朔最密也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後注同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 煥乎無得 善本作德字 而稱也 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昔嘉量微

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向曰周禮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善曰周禮蔡氏為量其

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善曰周禮蔡氏為量其

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效器惟則七略曰盤孟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爲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

能與坤元等契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謙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

萬物資生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林雜銘又曰黃帝有中机之法孔甲有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盤孟之戒言也山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陋洛邑之義 金字不

傳銀書未勒者哉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善曰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撥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招備 乃詔小臣爲

其銘曰向曰此銘字初爲辭帝改爲銘也善曰集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向曰晦之與道其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 乃置挈壺是

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槩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權槩斗槩也言置挈壺以廣事使氣平畧正也善曰熙載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外補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外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教法術銷散亡滅也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翰曰遽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

擊刁舛次叢木乖方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常也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

爰究爰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爰受一外晝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橐鄭玄曰謂擊橐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又疑

度時惟我皇

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度也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方壺外

次圓流內襲

濟曰次敘襲重也方壺體也圓筒體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

級

良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善曰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靈虬承

注陰蟲吐噏

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噏之善曰孫綽漏刻銘

曰靈蚪吐注陰蟲承瀉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

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

機發之疾如激電也善曰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

耳不輟音眼無留

善曰呂

眇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言謂聽漏聲眼不留眇謂伺機發也渾儀制曰

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

覆薄非兢臨深罔戰

良曰言

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恐有差失甚於覆薄冰

授受靡盬晷降弗爽

詩曰戰戰兢兢之臨深淵如履薄冰善曰毛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訛也則外降之節不差也善曰衛宏漢舊儀

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也藉田賦曰挈壺掌外降之節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善曰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

曰作事可法左氏傳曰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月不遁

善本作來日不無字

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曰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

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曰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索彥伯三國名

曰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合昏暮卷萱莢晨生

濟曰合昏

夜合而明舒莢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夜則日落一葉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天子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翰曰言合昏萱莢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善曰詩

為帝成歷也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善曰詩

汎歷極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配皇等極為世作

銑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

程

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程謂法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

度

也曹植列女傳頌曰
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良曰穹天也言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枯之人乎何天神地祇而殲滅之吉謂

善也善曰毛詩彼蒼蒼者天殲我良人 誰謂不痛 善本作庸字 早世即冥誰謂

不傷華繁中零 翰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

世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 善曰莊 朝聞夕沒

言存亡雖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先民所思 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人古人也思 何用誄

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濟曰素旗雜帛為之即今之銘旌也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零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於孝經曰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良曰猗歟辭

侍中察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

高封於畢也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

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曹稱王 翰曰齊

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伐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

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于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

曰伊伯庸 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銑曰斯氏王氏也 世滋

之末曾也

芳烈揚聲秦漢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難王翦會遭陽

九炎光中矇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矇暗也

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

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

矇不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良曰世祖謂光武也撥亂謂平王

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人於變時雍

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善

曰春秋漢含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

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銑曰謚法慈仁好與自君二

祖為光為龍向曰梁曾祖襲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

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大尉暢字叔茂名

或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龍也

或掌善本作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襲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

五常之典能順從而行也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

慎徽五典天靜民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下安

五典克從

伊君顯考奕世善本作佐時翰曰伊惟考父也奕不絕之稱

史也入管機密朝政以治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善

善注同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向曰梁父出為岱郡太守也庶眾績

其官未詳尚書君以淑欵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

廣宣彊記洽聞幽潛微言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梁有

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善曰

孔叢子萇引曰仲尼治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

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良曰春華喻繁

泉涌言不絕也善曰春華已見上文東觀發言可詠下筆

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

筆便成無所改定

時人常以為宿構棋局逞巧博奕惟賢銑曰棋局逞巧謂

繁能覆局及善博

時人常以為宿構

繁能覆局及善博

弈之術也 善曰魏志曰繁觀人圍碁局壞繁為復之碁者不信以
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
子曰不有博奕者 皇家不造京室墮顛宰臣專制帝
手為之猶賢乎已

用西遷 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墮顛謂墜落也
幸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 善曰毛詩曰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
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君乃

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濟曰阻艱謂遭
然鳳飛兒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繁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善曰魏志曰繁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
羈旅之臣杜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瑋七蠲
曰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身窮志達居鄙**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
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 善曰盛引之荆州記
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嶽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翰
千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善曰列子
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銑曰我公謂曹操也奮振也 鉞斧也威兵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
威也南楚荆州也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
武 向曰或違亂也戎兵也 講武謂將討亂也 **君乃義發筭**
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我師旅 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筭謂籌度知其疆
盛也 善曰魏志曰劉表卒繁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高**
尚霸功投身帝宇 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
三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博幹
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翰
斯言為勸琮降漢之言也與用也 善曰斯
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 **是與伊何響我**

明德投戈編都 若 稽顙漢北 銑曰奉上曰響編都二縣
縣稽顙從漢而北歸 善曰漢書南
郡有編都縣音義曰編音鞭都音若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勳 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善
繁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勳功也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繁為
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勳**

則伊何勞謙靡已夏世忘家殊略卓峙 濟曰靡無
卓高峙立

則伊何勞謙靡已夏世忘家殊略卓峙

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歧孟子章指曰乃署祭酒與軍行止良曰曹公署祭為軍謀祭

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雋又善曰天子進曹公爵為魏王使置百官又理也謂雋理君以顯

舉秉機省閤音大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閤宮門謂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

徒光光戎輅善本作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善

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侍騷動擾亂也光光武貌戎輅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韓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榮

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

河泣涕如頽向曰軫車也迄至也謂榮子自魏至南淮迎喪頽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良曰魚失水鳥忘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翰曰貫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良曰魚失水鳥忘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翰曰貫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翰曰貫

自言與梁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良友生謂朋友也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向曰遐遠如何杳忽棄我夙零濟曰奄遠夙早零落也感昔宴會

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敵善本作人命靡常吉

凶異制良曰厲遠也子植自謂也戲為初與梁有戲言敵踏靡

此歡之人孰先隕越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

漸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

獨有靈游魂泰素銑曰言何需梁乃先逝也向曰言與梁

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濟曰植言

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善曰孝

路零柩既臻將及善本作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

鳴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靈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

聲善曰梁商諱曰軌云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兩泣交

頸居盈切銑曰延引也兩泣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

不沒達士徇名向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濟

揚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良曰揚肇為荊州刺史是

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孔甚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

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徇名小人之徇財天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熒陽揚使君薨嗚呼哀哉陽郡名

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

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周賴尚

父殷馮太阿向曰馮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

曰大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濟曰矯矯武猷爪牙謂為將軍也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尚書曰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未華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錯儲之良華首之老銜恨沒世命也

奈何嗚呼哀哉

銑曰銜恨恨功未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

向曰哲智躋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善曰東征賦曰唯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

濟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

斯誄

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以書德行爰於也善曰旒旗已見上文

其辭曰

貌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

翰曰貌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萊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

揚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擊則其後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

銑曰奕世相連不絕

也亦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善曰尚書曰公稱不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天贗

善本作獸字

漢德龍戰未分

向曰龍戰喻羣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獸周德矣周易曰龍

戰于野其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濟曰伊推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韐而跣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

鳥則擇

木臣亦簡君投心魏

善本

朝策各委身

良曰言肇之祖父漢

末仕於魏朝也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各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遭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淵泥躡騰風雲

善曰荅賓戲曰振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銑曰統領也驍騎

枝濟塗跨騰風雲

善曰潘岳揚筆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蕭侯之嗣子

也 善曰潘岳揚筆碑序曰肇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向曰篤厚纂承

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 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

肯堂矧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曰進怡怡和順貌 善曰弱冠已見上文相譚荅揚

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弗格茲怡怡已見上文

多才豐藝疆

記洽間

良曰豐多也洽徧也 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

目睇毫

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

隸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漢書曰

陳遵善書與人尺牘

主皆藏去以為榮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

紙落如雲

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散璞發輝臨軹

止

作令

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

縣令 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

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

漢書河內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

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徧也 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

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 善曰肇碑曰肇遷治

書侍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泣其任視民如傷御史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泣臨也視人如傷言重人命也善曰肇

大理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正詳審也善曰

尚書周公曰聽參皇曰呂稱侔于張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

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熒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

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史疑平法務在哀矜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

改授農以于彼野王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

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釋略曰典農中郎將倉盈庾億國富兵

彊良曰盈滿也庾示倉屬十萬曰億倉盈庾億國富兵強也善曰毛

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也

焯焯文后鴻漸首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焯焯明也

又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

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用錫土宇膺茲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錫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

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紘公侯之服飾也善曰肇碑曰五等

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

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紘古今字同魏氏順

天聖王善本作受終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

皇帝胤紘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禁戎濟曰烈烈盛貌統領也禁戎禁兵也司管閭闔清我

帝宮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帝宮善曰晉宮閭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

與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苛慝不作穆如和風翰曰

謂亂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謂督勳

勞班命彌崇銑曰謂言督察崇高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

勞進封東武伯 **茫茫江海岱玄化** 朱周滔滔江漢疆場

說文曰督察也 **分** 流也周被也疆場分流言未同也疆場謂疆界也善曰毛詩

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

水經此州 **秉文兼武時惟揚** 侯既守東莞 **及牧**

而入海也 **荆** 州濟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揚肇而巳東莞縣石

州刺史漢書琅邪郡 **折衝萬里** 對揚王休 **對揚** 王休

有東莞屬徐州也 **對揚** 王休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

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

曰虎拜稽首 **聞善若鶩疾惡如讎** 示威示德以伐以

對揚王休 **柔** 翰曰若鶩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善曰國

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吳夷**

凶侈偽師畏逼將乘 離與界席卷兩極 **凶** 銑曰吳夷凶

為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遺闡

刺史揚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 **肇** 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

席卷於吳也 **善** 曰班固高 **繼** 襄糧盡神謀不忒 **向** 曰

紀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 **繼** 襄糧盡神謀不忒 **向** 曰

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之差也 **君子** 之過引曲推

直 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濟** 曰君子引曲於巳推直於人言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師歸栢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栢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 **負** 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明也 **負** 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良曰咎罪也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

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左氏傳孔子

曰趙宣子古之良 **退** 守丘瑩杜門不出 **杜** 閉也善曰漢

大夫也為法受惡 **游** 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

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位賤道行身窮志逸向曰賤黜也言華爵位賤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善曰毛詩曰我位孔弗慮弗圖賤毛萇傳曰賤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濟曰思圖謀

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憐而使大命終也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揚公誅曰功成化治景命有順子囊衣佐楚遺言城郢史魚

諫衛以尸顯政良曰楚子囊還自伐吳病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於郢史魚衛大夫也臨死謂其子曰

我不能進蘧伯王之賢退彌子瑕之不肖死不當居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

念在朝廷翰曰尊席也朝廷謂天子也朝建善本作厥辭夕隕善本

命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夕亡也聖主善本作王嗟悼寵贈衾襚誅德

策勳考終定謚向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濟曰肇薨天子追其功祭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戴侯也善曰

懷邦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孤嗣在疚寮屬

含悴翰曰孤嗣肇子也疚病寮寮官悴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孤嗣在疚寮屬

嗚呼哀哉銑曰欷泣之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雷陰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仰追

先考執友之心濟曰考則岳父言我進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

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良曰知已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

承諱切怛涕淚霑襟翰曰諱死也岳時在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遠聞之故云承諱切怛悲傷也善曰楚詞曰泣歔歔而霑襟

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揚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

向曰肅侯名暨八歲喪父其母曰

無曰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濟曰密陵成侯名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熙熙為光祿勳密

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

難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康侯多所論

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育美也言其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也

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奇之銑曰舅氏謂鄭表家也言能約儉非薄岳甚以為奇

若乃清才雋茂成德日新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濟曰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

之姑余之伉儷焉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

往歲卒于德宮里善曰次位也

次綢繆絜月銑曰次位也

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志善本作

也不幸短命

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

者不幸短命死矣

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

善本有夏字

五月己亥

善本有卒字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

善本作葉字

熙隆

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

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

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

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

吾子誕茂淑姿

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嶷知章知微

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鉤深

探賾味道研機

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深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

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幽深致遠又曰天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

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翰曰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善注同

子之

遘閔曾未齒駘

遘遇閔病曾則也亂毀齒也駘總髮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亂毀齒也埋倉曰駘髮也

如彼危根當此

衝風

善本作焱字德之休明靡幽不喬

向曰颶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

屬亂朝也靡無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也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

弱冠

選于喬木

流芳雋聲清劭

音韶協韻銑曰二十曰弱冠雋美劭繼也言美聲清

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

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

向曰違避豐盛

日慎終如始

濟曰穆知矧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善相知矧況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善曰老子

爾休爾感如實在已

良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已也善曰新序曰

則無敗事也

視予猶父不得予子

善本作猶子字善曰論語曰顏

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其年實同厥心日昊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昊景西

朝陰喻仲武盛年也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銑曰死未

未三十日折湮沈謂死也善曰尚書曰六極寢疾彌留守

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善曰彌哀哀慈母痛

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善曰彌

心疾首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善曰毛詩曰哀哀父

人噉噉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就寡

曰我噉噉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實挺璞將剖于

和含芳委輝善本作毀壁摧柯翰曰挺出剖破也和卞和

也皆喻正盛而推毀言死也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王始含芳

而積耀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

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

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

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披帙散書屢

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

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

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龜筮既襲埏埴既開良曰龜筮謂卜

其吉而殯也埏埴墓道也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痛哉善

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本

作矣字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

頡行雲徘徊翰曰隈曲也頡頡徘徊雲鳥不進貌臨穴長

善本作永字訣撫櫬盡哀翰曰哀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櫬棺也

傳注曰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

嗚呼哀哉 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善曰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孟早作負手曳杖道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







110X
505
31